

錢謙益詩歌研究

裴世俊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钱谦益诗歌研究》序

对于清代文学，清初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光辉的阶段。沧桑变革、风云激荡，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但清初诗文名家，只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世人熟知，余则陌生。像钱谦益，向来称为一代宗匠，虽因降臣不免声价削减，但对清诗影响广泛而深远。他以两朝元老的领袖资格，发表一系列关于诗歌的意见，论定吴伟业、屈大均、宋琬、施闰章、王士禛等人诗作，给他们诗集作序，特别对王士禛，有“代兴”期许，经过钱谦益的倚扬，继钱而起，成了康熙时期诗坛盟主。钱谦益自己的大量作品，兼学唐宋，苍凉激越，对补救明七子摹拟盛唐与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流弊，确立清初健康的诗风有开山之功，获得“大雅之扶轮，中流之砥柱”（郑方坤《东涧诗钞小传》）的赞语。清诗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才出现超越元明的新局面。

但学界对钱谦益的研究甚少，文史界尚无专著出现。世俊同志知难而上，写出《钱谦益诗歌研究》，可以填补这方面空白。作者遵照马克思的教导：“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综观钱谦益一生的全部活动，全面把握、坚持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期分段进行分析研究，既不前后不分，顾此失彼；也不据后推前，或以前盖后，以某

一时期概括一生。研究中注意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两重性：历史人物活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领域多方面的，《钱谦益诗歌研究》将钱谦益纵的发展变化，和横向上政治家、学者、诗人、古文家和文论家的成就（后四者是其主流）相结合，政治表现和学术贡献，阶段性和多面性纵横交错，整体观照；历史人物一生有功过是非，在某一阶段某一方面也有功过是非，或者说成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是好坏截然分明。如钱谦益，既有东林党人的正义性，又显得才大识暗，志锐守悞；有坚持抵御外侮的思想，但又仇视农民起义军；投靠马、阮，却在党争漩涡中进退失据，一些言论有阿附马、阮之嫌，但又确有见地；投降清朝，旋即悔恨痛苦，自图晚节，参加抗清复明活动等等，都应全面分析，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钱谦益诗歌研究》在注重人物两重性基础上，找出主导方面，进行基本评价，这是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钱谦益的问题较为复杂，有待进一步地探讨。解决好这个历史人物，对重新认识我国的多民族意识，编写多民族的文学史，促进各民族团结平等，进行教材、教学建设和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传统的偏见，都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因而这本著作不乏一定的理论应用价值和研究方法上的启迪。

世俊同志，在我处从事博士专题研究三年，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写成22万字专著，良非寻常。老眼摩挲，见此硕果，真有杜甫所云“青眼高歌望吾子”之快，欣然为其序云。

钱仲联

1990年8月10日

目 录

序.....	钱仲联 (1)
引言.....	(1)
第一章 “庆系从钱后,宗彝勒润东”	
——钱谦益的家世	(11)
第二章 八十生涯 是非聚讼	
——钱谦益的生平	(19)
第三章 “囊括诸家,包罗万有”	
——钱谦益的思想	(31)
第四章 钱谦益诗歌的思想内容.....	(37)
第一节 “数载奔波苦骨皮”	
屡起屡蹶的宦海浮沉	(58)
第二节 “竟日尚余忧国泪”	
——哀时忧边的报国之心.....	(74)
第三节 “琢镂鬼尽惊,奇谲天亦哂”	
——雄奇瑰丽的山水画卷	(91)
第四节 “共检庄周说剑篇”	
——为人诟病的钱柳姻缘.....	(104)
第五节 “掇拾残丛话甲申”	
——国变前后的进退失据.....	(122)

第六节 “苦恨孤臣一死迟”	
——屈节降清的苦痛悔恨·····	(134)
第七节 “家祭毋忘告两河”	
——寸心不死的复明活动·····	(147)
第八节 “百篇学杜拟商歌”	
——南明君臣的兴衰史诗·····	(167)
第五章 嗤点前贤 挽回大雅	
——钱谦益的诗学理论·····	(184)
第一节 后兼旧制 缕析师承·····	(185)
第二节 嗤点前贤 排击俗学·····	(191)
第三节 正本清源 挽回大雅·····	(203)
第六章 融通唐宋 诗成一家	
——钱谦益诗歌的艺术特色·····	(224)
第一节 苍凉激越 沉着雄厚	
——学杜甫,得其神髓骨力·····	(226)
第二节 婉曲蕴藉 典丽宏深	
——学义山,撷其风神华采·····	(242)
第三节 宏肆奔放 纵横雄健	
——学苏、陆,接近宋人面目·····	(257)
第四节 七言律绝最佳 五言排律可观	
——钱谦益的各体诗歌·····	(273)
第七章 两朝领袖 承上启下	
——钱谦益诗歌的地位和影响·····	(292)
结束语·····	(321)
后记·····	(332)

引 言

钱谦益，字受之，一字牧斋，自称牧斋老人，牧翁，蒙叟，虞山老民，箴后人，聚沙居士，绛云老人，敬他老人，聋呆道人，没口居士，东涧遗老，世称虞山先生。江苏常熟人。

钱谦益生于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九月二十六日，歿于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三岁。寿及耄耋，老而劬勤，《今世说》注云：“谦益目下十行，老而好学，每手一编，终日不倦。暑日夜读，苦蚊，辄以足置两瓮中。”正因为他如此勤奋，才撰述宏富，计有《初学集》一百一十卷，《有学集》五十卷，《投笔集》二卷（上述三种诗有钱曾笺注本），《苦海集》一卷，《尺牍》三卷，《牧斋晚年家乘文》一卷，《牧斋外集》六卷，《有学集文集补遗》三卷，并有《有学集文钞补遗》十二册（今残存抄本六册），及清末人辑录《牧斋集补》等。选有《列朝诗集》八十一卷，《吾炙集》一卷，又有《杜诗笺注》二十卷。其它还有《开国群雄事略》三十卷（《明史稿·艺文志》云十五卷，今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十四卷《开国群雄事略》）、《明史断略》、《楞严蒙钞》十卷、《金刚心经蒙钞》四卷、《关壮缪集》三卷，俱有印本或钞本流传于世。

清顺治七年（公元1652年），绛云楼失火，钱谦益富甲江

南的藏书和部分文稿荡为灰烬。见于《初学集》、《有学集》记载的著作，尚有《开国功臣事略》三十卷，《北盟会编钞》三卷，《沧海遗录》（从《初学集》卷三十八之《皇明开国功臣事略序》、卷四十八之《记钞本北盟会编后》、卷二十八之《重辑桑海遗录》等文可知）及《明史》一百卷（通过《有学集》邹滋序文“尤留心于明史，博询旁稽，纂成一百卷，惜毁于绛云一炬”的话可以证明），《昭代文选》百余卷（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谓“丙戌己丑之间，搜讨国史，部居州次，起例发凡，以报乙酉二月之命，而祝融恣之，所与论次《昭代文选》百余卷，荡为灰烬”之言是其曾撰著该书的证据）。

由于“天资过人”，“学殖鸿博”，使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十分钦佩，说：“吾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顾亭林处士，及黄南雷先生而三。”^②又说：“何尝有第四人，何尝限于百年以内？”^③他还将钱谦益列于十四圣人之首^④。钱谦益的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被“四海宗盟五十年”^⑤，他是公认的文坛领袖。“昔吾邑钱东涧先生，诗人之雄也，当前明之季，排王、李，斥钟、谭，有起衰之功”^⑥。是他“除榛莽，塞径窦，然后诗家始知趋于正道，还之大雅”^⑦。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列为第一家，盛赞其论诗“一时帖耳推服，百年以内流风余韵，犹足慑人”。清初程先贞的一首诗全面概括他的功绩：“五十年间众所称，斯文未丧赖先生。抒忠只为怀来热，好辩还因鉴别精。勋业一时伤刺促，词华千古看纵横。比肩尚友韩苏在，敢许余人得雁行。”^⑧。钱钟书先生说过，评价一个作家应该“知道他那个时代对于他那一类作品的意见”^⑨。通过上述评论，我们可以理解钱谦益处于“为海内所推服，翕然如泰山北斗”^⑩的地位，声望之大，几乎能和振衰起弊的韩愈、苏轼相比。

钱谦益投降清朝，民族大节严重玷污，在重要历史关头表现为政治上的软骨病，说明其缺乏风骨稜稜的气节，为此，一直遭到青史讥诮。但他并没有因志节污损而自惭形秽，放浪形骸，颓废自戕，或者希图富贵，世享荣华，如洪承畴辈。而是痛加忏悔，忍辱补救，支持、参加秘密的反清活动，晚年思想和行动发生明显的转变。后期诗歌情苦词哀，荡气回肠，大量抒写感怀身世、哀思亡明，寄怀故国的篇章，直言无忌地诋斥清朝，痛骂新贵（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降臣），渗透着亡国之恨的真挚感情。随着专制统治的逐步加强，文网高张，狱案频仍，清王朝越来越感到钱谦益“墨沈频将渍泪磨”的血泪文字，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意识，遂以沈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为引火点，从乾隆二十六年起，一步步导致对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及其它著作禁毁的文字狱案。

《清史稿·沈德潜传》说：

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喻曰：“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厚，其诗自在，听之可以，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廷臣翰林重为校定。

沈德潜生前编选清诗，选入清廷“罪人”诗作，并极力推重钱谦益，将其“推激气节，感慨兴亡”之作冠诸卷首，遂招致乾隆皇帝大不高兴，将“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亦列入文字狱案，命两江总督高晋察德潜家如有钱谦益诗文集，遵旨

交出”。沈死后，这种不满发展到顶端。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东台县民许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乾隆皇帝览集前有沈所作传，称其文章品行皆可法，越发不高兴，下令夺沈一切名分，罢祠削谥，仆倒墓碑，成为受钱谦益文字狱案牵连的第一个受害者。

乾隆皇帝对钱谦益穷追不舍，又接二连三发出谕旨，这在清代文字狱案中实属少见。乾隆三十四年谕曰：“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身跻臬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降，游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所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自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背谬，其中诋毁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日销毁。”其令各督抚将《初学》、《有学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并广为晓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无使稍有存留。钱谦益籍隶江南，其书板必当尚存，且别省有翻刻印售者，俱令将全板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朕此旨实为世道人心起见，止欲斥弃其书，并非欲查究其事。通谕中外知之。”于是劈板焚书，严禁流传。第二年乾隆皇帝又做诗题《初学集》：“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失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瓮酒，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乾隆四十一年又诏曰：“钱谦益反侧卑鄙，应入国史贰臣传，尤宜据事

直书，以示传信。”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谕示《四库全书》馆：

“明末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仕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缙流，均以不能死节，醜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猜，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四十三年再谕：“钱谦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毁，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若与洪承畴等同列贰臣传，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瘅？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⑪此后，钱谦益著作一再遭到禁毁，名列贰臣传乙编，士大夫慑于专制皇帝的淫威，只能应声附和，无人敢持异议。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封建帝王的诏谕，并不能禁锢一世。钱谦益生前身后的一段时期都享有较高的威望，《今世说》记载一件逸事：“吴人有为《正钱录》（笔者按，此书不传。下同）攻摘虞山，不遗余力。计甫草戏语曰：‘仆自山东来，曾游泰山，登日观峰，神志方悚栗，忽欲小遗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潜溺于峰之侧，恐得重罪，然竟无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众，泰山不知也。’客（按，指汪琬）跃起大骂。吴梅村闻之，颇是计言。”无独有偶，宋徵璧撰文攻钱，朱鹤龄有致吴梅村书曰：“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诟骂，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笔佣程孟阳之手，所成诋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琼乎卓绝一时矣！……鹊巢鸠居，厚诬宗匠，不足当识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于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为口实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章著作，岂有以郭象庄解，齐丘化书，轻致訾

议者，愚以知先生之必无是言也。先生诚无是言，当出一语自明，以间执谗慝之口，如其默默然而已，恐此语荧惑见闻，好事之徒，将遂以先生为口实，而语阱心兵之险，流于笔墨文字间者，间起竟作无已时也。”^⑫从这两则材料看出，时人对攻击者采取了揶揄的态度以为被攻击者抱不平，说明钱谦益在当时享誉极高。著名大诗人吴伟业“闻之，颇是计言”，并对钱谦益大力护持，说：“当今文字榛芜，前后代兴，自应共同鼓吹，以修明风雅，不当訾訾先达。”^⑬王士禛也说：“吴人吴曼字修龄，予小时友，其人尝著《正钱录》，以驳牧斋，予极不喜之。”^⑭可见，钱谦益并不因大节玷污而削弱文坛威望。顾炎武鄙视钱谦益人品，但也没有否认其文坛领袖的地位，顾之好友著名爱国遗民傅山，在《为李天生作》诗中自注：“宁人向山人云：今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笔者按，即李因笃）为宗主。历叙司此任者至牧斋，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⑮便是铁证。钱谦益死后三十年，查慎行过拂水山庄做诗三首，其三云：“松园为友河东妇，集里多编唱和诗。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峥嵘怪石苔封洞，曲折虚廊水泻池。惆怅柳园今合抱，攀条人去几何时？”^⑯惜其大节有玷，而慨叹“生不并时”，充满对钱谦益才华学识和文学成就的敬佩心情。到清末封建帝王气焰渐息，便有人出来首先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讼冤，叶德辉说：

其书自毛晋汲古阁鏤板后传世甚稀。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复在禁毁之目。世间所传有明选本之诗，惟《明诗综》脍炙人口，其于牧翁选诗之旨，曾未究其所以然。余自计偕至观政，往来京师十余年，求其书不可得。今年五月，吾友栗谷青户部掇为余于广肆访购一册，携归湘中，尽

昼夜之力读之，始知前人讥评，不尽得实。如前后七子摹拟剽贼，谬为大言，以二李为甚，牧翁指驳，盖恐其贻误后人。今沧溟、空同之诗尚存，可以取证。特国朝诗学家沿尚格调，与前后七子针芥相投，骤闻牧翁之言，不免失所依傍，故百口一舌，谓《明诗综》优于此书。其实《明诗综》乃乡愿之所为，列朝诗乃选家之诗史耳。……今人但见《明诗综》一书，户诵家弦，誉多贬少，并不知牧斋所选为丹青，百吠相随，使此翁含冤于地下，……^①

更有章太炎先生，在力倡排满之作《尴书》中，突出钱谦益晚年诗文“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傲扰，未尝不有余哀也”，表彰后期复苏的民族感情。钱仲联据金鹤冲编著的《钱牧斋先生年谱》，在《梦苕庵诗话》里，全面评价钱谦益一生志事，肯定“牧斋志节，历久不渝，委曲求全，固不计一时之毁誉”。陈寅恪先生晚年倾其学力，撰著八十二万言《柳如是别传》，“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指出“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钱牧翁，始终不离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②。考订钱谦益后期为复明所作的工作，替他辩白冤诬。然而这一切，似乎没有引起多大重视。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说：“关于他的全部情况，研究清代文化史的学者，至今仍然没有重视起来，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③

钱谦益走过的道路曲折复杂，八十三年漫长历程，由明入清，跨越二个朝代，和明末的党锢之祸，清初民族斗争相始终（钱死时，大陆抗清斗争基本结束），可说身系明清之际政治风云的一个特殊人物。从这个意义上，钱谦益的遭遇及其作

品，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末清初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列宁说：

“如果在我们面前的，的确是个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作品里反映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②钱谦益固然在阶级斗争里，站在敌视农民革命的立场上（这也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反映），没有反映过农民斗争对封建政权的攻击和扫荡，但他对明代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明末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清初汉族人民强烈反抗清统治者的斗争，所作如实描绘，还是抓住了当时现实的主要矛盾，反映出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记录了历史事实，并且洋溢着我国人民热爱祖国，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当然，今天还要进行一番细致的磨垢剔抉工作，包括对有忤政治气节的投降行为，污蔑农民斗争的反动论调等进行严正批判，并站在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问题的立场上，对其功过是非进行认真评价，使之更有效地发挥明末清初反映社会的镜子作用。在这方面，钱之诗文绝不至于毫无用处，等于废纸。

同时，钱谦益是为明代殿后的一位诗人、学者，又在清代占有开山的位置，在诗歌创作上可说是结明诗之局而开清诗之端的先行者。他适当诗派中衰之际，“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渊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排排，洵大雅之元音，诗人之冠冕也”^③。在明清之际占有突出地位，被称为“一代伟人，操海内文章之柄，一时名流，奔走翕集”^④。但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对这样一位都头领式人物给予注意太少，几乎成为空白。《清史稿·文苑传》小序说：“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可见，钱谦益还处在明清之际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文学发展有因有革，摆

脱不了与前代千丝万缕的联系，避开钱谦益，必然缺少历史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等于割断文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这使笔者不揣浅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从诗歌研究的角度上，对钱谦益一生及其诗歌成就做出分析和评价，进行一番筚路蓝缕的开拓工作，让明清之际，曾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为诗歌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和取得显著成绩的钱谦益，有一个较为公正的待遇和地位。

注：

①查慎行《人海记》云：“钱蒙叟撰《明史》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毕。”见《藏书纪事》四“钱谦益受之”条。钱谦益《赖古堂文选序》云：“己丑之春，余释南囚归里，尽发本朝藏书，搜集史乘，得数百帙，选次古文，得六十余帙，州次部居，遗搜阙补，忘食废寝，穷数月而成。庚寅孟冬，不戒于火，为新宫三日之哭，知天之不假我以斯也。”此皆为撰著《明史》及《昭代文选》记载之证。

②③④《潜丘劄记》之《南雷黄氏哀辞》与《与戴唐器》。

⑤《黄梨州诗集·八哀诗》。

⑥王应奎《柳南诗文钞》卷四。

⑦⑬《归庄集》卷三。

⑧《海右陈人集·阅钱牧斋初学集却寄》。

⑨《旧文四篇》。

⑩《初学集》程孟阳序文。

⑪以上见《清史列传·贰臣传》。

⑫《愚庵小集》卷十。

⑬《带经堂诗话》卷二。

⑭《霜红龕集》卷九。

⑮《敬业堂集》卷十八。

⑯《皕园读书志十六·三》

⑰《陈寅恪先生年谱·吴宓日记》。

①⑨《古典文学论丛》第三辑吉川幸次郎《钱谦益的文学批评》。

②⑩列宁《列夫·托尔斯泰，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

②⑪《初学集》凌凤翔序。

②⑫董含《三冈识略》。

第一章 “庆系从钱后，宗彝勒润东”^①

——钱谦益的家世

家庭环境和生活遭遇，是一个诗人所处的社会条件，时代、社会，是诗人各种活动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对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活动，起着制约和指导作用。一个诗人的成长，不外乎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天赋条件固然重要，家庭的熏陶和教养，同样不可缺少。同时，诗人的生平遭遇，最直接影响着诗人创作活动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路途上，处处给诗人的作品打上深深的阶级和时代的烙印。“知人论世”，我们不可不先研究钱谦益的家世、生平和思想。

钱谦益的家世谱系，有其撰写的《牧斋晚年家乘文》一卷，言之甚详。钱氏发源极早，支派众多，可谓一个大家族，《家乘文》有详尽的记述，词繁不录。《初学集》七十五卷《谱牒二》、《故叔父山东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状》开头一段，简明扼要，录之如下：

钱氏之先始于钱铿，其后吴越武肃王始有土地，家世蕃衍。有宋之季，有通州太守讳迈者，其子曰千一公，讳元孙，渡江家常熟之奚甫，遂世居常熟。自千一公以下，至府君凡十二代，府君之先曰我王父，赠奉政大夫、刑部

河南清吏司郎中府君讳体仁；郎中之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讳元祯；又其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讳泰。自郎中以上，皆以节侠好施称于四方。

这段话，简要说明钱氏世系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吴越王钱镠的大宗支，从唐以前上溯洪荒古远，而以殷商钱鏐为钱氏有姓之始，此大宗系可以不论。后一阶段是钱谦益一再言之的“庆系从箴后，宗彝勒涧东”，即北宋钱惟演续大宗以后的庆系，始于唐末五代十国钱镠立国吴越，吴越享国八十四年，传三世五王，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统一天下，迁钱镠之孙钱俶至京师开封，钱惟演系钱俶第六子，文学进身，官至工部尚书，枢密使，为诗与杨亿、刘筠齐名天下，时号为“西崑体”。吴越钱氏江南本支皆祖钱惟演。钱惟演生三子，少子暄生景臻，景臻生钱忱，值南宋高宗初年，钱忱奉母秦鲁公主南渡，赐第浙江天台。钱忱有三子，长钱端仁、次钱端义、钱端礼。端义、端礼子孙皆在浙，而端仁子孙家常熟，钱氏遂分台越和海虞两支。端仁、端义早卒，端礼孙钱象春南宋嘉定六年为左丞相，世居台越。端仁虽生三子，但钱符、钱笱皆先于祖父钱忱死去，只有钱竦任右朝散郎通判明州，故钱忱子常熟钱端仁而下一支，其官爵寿年葬地，谱皆无考。至钱迈，字伯高，钱忱五世宗子，为通州太守，南宋咸淳、德祐间卒官，时元兵塞路，其子元孙，字亨父，号千一公，“胜国时（按，指元代），千一公官平江路录事司主事，遂家常熟”^②，可谓海虞始祖。钱谦益在《家乘文》中说：“这是由于端仁子孙，世世为大宗之子，若千一公之居常熟，则礼所谓异姓公子，由他国而来，后世子孙但继此别子者，其为百世不迁之宗又可知也。由元孙已上溯而至于